

- [3] 陈浩元. 在第2届“渝出版”学术研讨会暨川渝青年编辑学术沙龙上的发言 [Z]. 重庆: 重庆高校期刊研究会, 2021-07-16
- [4] 习近平. 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[J]. 求是, 2019 (3): 4
- [5] 聂卫国. 保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三峡 [J]. 三峡生态环境监测, 2016, 1 (1): 1
- [6] 黄江华. 新创中文科技期刊的困境与出路 [J]. 科技与出版, 2020 (3): 141
- [7] 马素萍, 陈丹丹, 张喜龙, 等. 新时代中文科技期刊的定位与发展策略: 以《沉积学报》为例 [J]. 编辑学报, 2022, 34 (1): 93
- [8] 温智虹, 徐文杰. 安全科学领域科技期刊选题策划与组稿途径的思考与实践 [J]. 传播与版权, 2023 (11): 16
- [9] 孟宪平. 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自信的心路与进路探析 [J]. 广西社会科学, 2021 (7): 15
- [10] 周红利, 冷怀明. 增强期刊人文化自信推进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 [J]. 编辑学报, 2021, 33 (6): 611
- [11] 陈浩元. 中国特色科技期刊强国之路的若干思考 [J]. 编辑学报, 2021, 33 (2): 229
- [12] 王强. 坚守高校学报的三个自信 [J].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, 2013, 21 (2): 6
- [13] 习近平给《文史哲》编辑部的回信 [EB/OL]. (2021-05-10) [2024-05-20]. http://www.xinhuanet.com/politics/2021-05/10/c_1127428330.htm
- [14] 李军. 办有底气的期刊做有骨气的期刊人 [J]. 科技与出版, 2021 (7): 58
- [15] 刘华鲁, 唐名威. 从科研工作者视角看中文科技期刊服务能力建设 [J]. 传播与版权, 2022 (3): 75
- [16] 黄江华, 田海江, 赵庆来, 等. 融媒体时代科技学术期刊的知识服务路径 [J]. 编辑学报, 2023, 35 (6): 665
- [17] 中共中央宣传部, 教育部, 科技部. 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 [J]. 编辑学报, 2021, 33 (4): 355
- [18] 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《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 [A/OL]. (2022-04-24) [2024-05-20]. https://www.nppa.gov.cn/xxfb/tzgs/202204/t20220424_666332.html
- [19] 李航, 张国忠. 学术期刊媒体融合发展路径探析 [J].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, 2018, 29 (12): 1236
(2024-03-31 收稿; 2024-07-23 修回)

判别异形词和语言文字正误的依据是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吗?

有人说:判别异形词和语言文字正误,应以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以下简称《现汉》)为依据,应该使用其推荐词形,如果使用了非推荐词形应计错。我认为,这个说法不全面、不正确。

其实,《现汉》仅是参考依据,正如2005年发布的《图书编校质量差错认定细则(修订版)》指出:“语言文字正误的判别,以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《新华字典》等常用工具书为参考依据。”“异形词正误的判别,以教育部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《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》为依据。”因此,使用了《现汉》的非推荐词形不宜一概计错。

《现汉》对此也作出了明确声明:“不同写法的多字条目区分推荐词形与非推荐词形,在处理上分为两种情况:(1)已有国家试行标准的,以推荐词形立目并做注解,非推荐词形加括号附列于推荐词形之后;在同

一大字头下的非推荐词形不再出条,不在同一大字头下的非推荐词形如果出条,只注明见推荐词形。”“(2)国家标准未做规定的,以推荐词形立目并做注解,注解后加也作某,如:【辞藻】……也作词藻;【俯首帖耳】……也作俯首贴耳。非推荐词形如果出条,只注同推荐词形,如:【词藻】……同‘辞藻’。”

由《现汉》的“声明”清晰可知:未使用(1)的推荐词形,使用了非推荐词形,因国家标准(《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》等)已作出规范,应该计错;未使用(2)的推荐词形,使用了非推荐词形,因其仅是《现汉》编写者的建议,不应该计错。

切记:只有国务院批准发布的《通用规范汉字表》、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发布的《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》才是语言文字和异形词正误判别的依据。

(郝远)